
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七种武器

古
龙
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下

七种武器

下
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古龙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七种武器 / 古龙著. —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1

ISBN 7-80605-987-3

I. 七... II. 古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7570 号

七种武器

古龙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博亚印刷厂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29.5 印张 8 插页 997 千字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

ISBN 7-80605-987-3/I·852

(上、下册)定价: 4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10077)

古禮只爲人情厭立不處。跌席
自如。變化多端。文如其人。且後多
奇氣。惜英年早折。余與古先書
年交好。且喜讀其書。今既不見其
人。又去新作。深自惜。

金庸

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



古龙：为现代武侠小说“别开生面”的作家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笔和意境，将武侠小说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。古龙的文学造诣，将武侠小说推上流行的巅峰。他的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、《圆月弯刀》、《白玉老虎》、《边城浪子》、《九月鹰飞》、《三少爷的剑》、《七种武器》、《大旗英雄传》、《浣花洗剑录》、《情人箭》、《护花铃》、《血鸢》、《剑玄录》、《欢乐英雄》、《孤星传》、《苍穹神剑》、《湘妃剑》、《彩环曲》、《剑毒梅香》、《剑客行》等作品，无不成为武侠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。

-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【武林外史】 | 【绝代双骄】 | 【名剑风流】 |
| 【流星·蝴蝶·剑】 | 【陆小凤传奇系列】 | |
| 【楚留香传奇系列】 | 【多情剑客无情剑】 | |
| 【边城浪子】 | 【九月鹰飞】 | 【三少爷的剑】 |
| 【白玉老虎】 | 【大地飞鹰】 | 【大人物】 |
| 【圆月弯刀】 | 【风铃中的刀声】 | 【萧十一郎】 |
| 【七种武器】 | 【大旗英雄传】 | 【浣花洗剑录】 |
| 【情人箭】 | 【护花铃】 | 【血鸢】 |
| 【剑玄录】 | 【欢乐英雄】 | 【孤星传】 |
| 【苍穹神剑】 | 【湘妃剑】 | 【彩环曲】 |
| 【剑毒梅香】 | 【剑客行】 | |

七 种 武 器

长生剑		1
孔雀翎		93
碧玉刀		207
霸王枪		345
多情环		547
离别钩		675
七杀手		791

第八回 天才凶手

尼姑庵后面怎么会还有个土地庙？土地庙怎么会有个地窖？

丁喜眼睛里带着种思索的表情，注视着神案下的石板，喃喃道：“这个尼姑庵里面，以前一定有个花尼姑，才会特地盖了个这样的土地庙。”

邓定侯忍不住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丁喜道：“因为在尼姑庵里没法子跟男人幽会，这里却很方便。”

邓定侯笑了：“你好像什么事都知道。”

丁喜并不谦虚：“我知道的事本来就不少。”

邓定侯道：“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最大的毛病是什么？”

丁喜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邓定侯道：“你最大的毛病，就是太聪明了。”

他微笑着，用手拍了拍丁喜的肩，又道：“所以我劝你最好学学那老乌龟，偶尔也装装傻。”

邓定侯道：“那么你就会发现，这世界远比你现在所看到的可爱得多了。”

地窖果然就在神案下。

他们掀开石板走进，阴暗潮湿的空气里，带着种腐朽的臭气，刺激得他们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。

他们睁开眼，首先看见的，就是一张床。

地窖很小，床却不小，几乎占据了整个地窖的一大半。

邓定侯在心里叹了口气：“看来这小子果然没有猜错。”

有两件事丁喜没有猜错——地窖里果然有张床，床上果然有个人，这个人果然是苏小波。

他已像粽子般被绑了起来，闭着眼似已睡着，而且睡得很熟，有人进了地窖，他也没有睁开眼睛。

“他睡得简直像死人一样。”

“像极了。”

丁喜的心在往下沉，一步窜了过去，伸手握住了苏小波的脉门。

苏小波忽然笑了。

丁喜长长吐出口气，摇着头苦笑道：“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子很好玩？”

苏小波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被你骗过多少次，能让你着急一下也是好的。”

丁喜道：“你自己一点都不急？”

苏小波道：“我知道我死不了的。”

丁喜道：“因为岳麟是你大舅子？”

苏小波忽然不笑了，恨恨道：“若不是因为我有他这么一个大舅子，我还会这么倒楣。”

丁喜道：“是他把你关到这里来的？”

苏小波道：“把我绑起来的也是他。”

丁喜笑道：“是不是因为你在外面偷偷玩女人，他才替他的妹妹管教你？”

苏小波叫了起来，道：“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他那宝贝妹妹是个天吃星，我早就被她淘空了，哪有力气到外面去玩女人。”

丁喜道：“那他为什么要这样修理你？”

苏小波道：“鬼知道。”

丁喜眨了眨眼，忽然冷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一定是因为你杀了万通。”

苏小波又叫了起来，道：“他死的时候我正在厨房里喝牛鞭汤，听见他的叫声，才赶出来的。”

丁喜道：“然后呢？”

苏小波道：“我已经去迟了，连那个人的样子都没有看清楚。”

丁喜眼睛亮起，道：“那是什么人？”

苏小波道：“从万通屋里冲出来的人。”

丁喜道：“你虽然没有看清楚，却还是看见了他？”

苏小波道：“嗯。”

丁喜道：“他是个什么样身材的人？”

苏小波道：“是个身材很高的人，轻功也很高，在我面前一闪，就看不见了。”

丁喜目光闪动，指着邓定侯道：“你看那个人身材是不是很像他？”

苏小波上上下下打量了邓定侯两眼，道：“一点也不像，那个人最少比他高半个头。”

丁喜看着邓定侯，邓定侯也看了看丁喜，忽然道：“姜新和百里长青都不矮。”

丁喜道：“可惜这两个人一个已病得快死了，一个又远在关外。”

邓定侯的眼睛也有光芒闪动，沉吟着道：“关外的人可以回来，生病的人也可能是装病。”

苏小波看着他们，忍不住道：“你们究竟在谈论什么？”

丁喜笑了笑，道：“你这人怎么越来越笨了，我们说的话，你听不懂，别人对你的好处，你也看不出。”

苏小波道：“谁对我有好处？”

丁喜道：“你的大舅子。”

苏小波又叫了起来，道：“他这样修理我，难道我还应该感激他？”

丁喜笑道：“你的确应该感激他，因为他本该杀了你的。”

苏小波怔了一怔，又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丁喜道：“你真的不懂？”

苏小波道：“我简直被弄得糊涂死了。”

丁喜道：“那么你就该赶快问他去。”

苏小波道：“他人在哪里？”

丁喜手一指道：“就在前面陪着一个人、两个尼姑睡觉。”

黄昏，后院里更阴黯，屋子里也没有燃灯。

死人已不会在乎屋子里是光是亮；被点住穴道的人，就算在乎也动不了。

苏小波喃喃道：“看来我那大舅子好像真的睡着了。”

丁喜微笑道：“睡得简直就跟死人差不多。”

说到“死人”两个字，他心里忽然一跳，忽然一个箭步窜过去，撞开了门。然后他自己也变得好像个死人一样，全身上下都已冰冷僵硬。

屋子里已没有一个活人。

那对百炼精钢打成的日月双枪，竟已被人折断了，断成了四截，一截钉在棺材上，两截飞上屋梁，还有一截，竟钉入了他自己的胸膛。

但他致命的伤口却不是枪伤，是内伤，被少林神拳打出来的内伤。
大力金刚的伤痕也一样。

陈准、赵大秤，都是死在剑下的。

一柄很窄的剑，因为他们眉心之间的伤口只有七八分宽。

江湖中人都知道，只有剑南门下弟子的佩剑最窄，却也有一寸二分。

越窄的剑越难练，江湖中几乎没有人用过这么窄的剑。

邓定侯看着岳麟和五虎的尸身，苦笑道：“看来这两个人又是被我杀了的。”

丁喜没有开口，眼睛一直瞬也不瞬地盯着陈准和赵大秤眉心间的创伤。

邓定侯道：“这两个人又是被谁杀了的？”

丁喜道：“我。”

邓定侯怔了怔，道：“你？”

丁喜笑了笑，忽然一转身，一翻手，手里就多了柄精光四射的短剑。

一尺三寸长的剑，宽仅七分。

邓定侯看了看剑锋，再看了看陈准、赵大秤的伤口，终于明白：“那奸细杀了他们灭口，却想要我们来背黑锅。”

丁喜苦笑道：“这黑锅可真的不小呢。”

邓定侯道：“他先杀了万通灭口，再嫁祸给我，想要你帮着他们杀了我。”

丁喜道：“只可惜我偏偏就不听话。”

邓定侯道：“所以他就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把你也拉下水。”

丁喜道：“岳麟的嘴虽然稳，到底比不上死人。”

邓定侯道：“所以他索性把岳麟的嘴也一起封了起来。”

丁喜道：“岳麟的朋友不少，弟兄更多，若是知道你杀了他，当然决不会放过你。”

邓定侯道：“他们放不过我，也少不了你。”

丁喜叹道：“我们在这里狗咬狗，那位仁兄就正好等在那里看热闹，捡便宜。”

苏小波一直站在旁边发怔，此刻才忍不住问道：“你们说的这位仁兄究竟是谁？”

丁喜道：“是个天才。”

苏小波道：“天才？”

丁喜道：“他不但会模仿别人的笔迹，还能模仿别人的武功；不但会用我

这种袖中剑，少林百步神拳也练得不错。你说他是不是天才？”

苏小波叹道：“看来这个人真他妈的是个活活的大天才。”他突然想起一个人：“小马呢？”

丁喜道：“我们现在正去找他。”

苏小波道：“我们？”

丁喜道：“我们的意思，就是你也跟我们一起去找他。”

苏小波道：“我不能去，我至少总得先把岳麟的尸首送回去。不管怎么样，他总是我大舅子。”

丁喜道：“不行。”

苏小波怔了怔，道：“不行？”

丁喜道：“不行的意思，就是从现在起，我走到哪里，你也要跟到哪里。”

他拍着苏小波的肩，微笑道：“从现在起，我们已变得像是一个核桃里的两个仁，分也分不开了。”

苏小波吃惊地看着他，道：“你有没有搞错？我既不是女人，又不是相公。”

丁喜笑道：“就算你是相公，我对你也没什么兴趣的。”

苏小波道：“那么你跟我这么亲干什么？”

丁喜道：“因为我要保护你。”

苏小波道：“保护我？”

丁喜道：“现在别的人死了都没关系，只有你千万死不得。”

苏小波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丁喜道：“因为只有你一个人见过那位天才凶手，也只有你一个人可以证明，岳老大他们并不是死在我们手里的。”

苏小波盯着他看了半天，长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就算你要我跟着你，最好也离我远一点。”

丁喜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苏小波眨了眨眼，道：“因为我老婆会吃醋的。”

到过杏花村的人，都认得老许，却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。

这个人好吃懒做，好酒贪杯，以红杏花的脾气，就算有十个老许也该被她全都赶走了。

可是这个老许却偏偏没有被她赶走。

他只要有了六七分酒意，就根本没有把红杏花看在眼里。

若是有了八九分酒意，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，到这里来做伙计，只不过是想要隐姓埋名，不再管江湖中那些闲事。

据说他真的练过武，也当过兵，所以他若有了十分酒意，就会忽然发现自己不但是个大英雄，而且还是位大将军。

现在他看起来就像是个大将军，站在他面前的丁喜，只不过是他的部下的一个无名小卒而已。

丁喜已进来了半天，他只不过随随便便往旁边凳子上一指，道：“坐。”

将军有令，小卒当然就只有坐下。

老许又指了指桌上的酒壶，道：“喝。”

丁喜就喝。

他实在很需要喝杯酒，最好是喝上个七八十杯，否则他真怕自己要气得发疯。

他们来的时候，小马居然已走了，那张软榻上只剩下一大堆白布带——本来扎在他身上的白布带。

看到这位大将军的样子，他也一定问不出什么来的。

但他却还是不能不问：“小马呢？”

“小马？”

大将军目光凝视着远方：“马都上战场去了，大马小马都去了。”

他忽然用力一拍桌子，大声道：“前方的战鼓已鸣，士卒们的白骨已如山，血肉已成河，我却还坐在这里喝酒，真是可耻呀，可耻。”

邓定侯和苏小波都看得怔住，想笑又笑不出，丁喜却已看惯了，见怪不怪。

老许忽又一拍桌子，瞪着他们，厉声道：“你们身受国恩，年轻力壮，不到战场上去尽忠效死，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丁喜道：“战事惨烈，兵源不足，我们是来找人。”

老许道：“找谁？”

丁喜道：“找那个本来在后面养伤的伤兵，现在他的伤已痊愈，已可重赴战场了。”

老许想了想，终于点头道：“有理，男子汉只要还剩一口气在，就应该战死沙场，以马革裹尸。”

丁喜道：“只可惜那伤兵已不见了。”

老许又想了想，想了很久，想得很吃力，总算想了起来：“你说的是马副将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他已经走了，跟梁红玉一起走的。”

“梁红玉？”

“难道你连梁红玉都不知道？”大将军可光火了，“像她那样的巾帼英雄，也不知比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小伙子强多少倍，你们还不惭愧？”

他越说越火，拿起杯子，就往丁喜身上掷了过去，幸好丁喜溜得快。

邓定侯和苏小波的动作也不慢，一溜出门，就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丁喜的脸色，却好像全世界每个人都欠他三百两银子没还一样。

苏小波笑道：“马副将，小马居然变成了马副将？他以为自己是谁？是岳飞？”

丁喜板着脸，就好像全世界每个人都欠他四百两银子。

苏小波终于看出了他的脸色不对：“你在生什么气？生谁的气？”

邓定侯道：“梁红玉。”

苏小波道：“他又不是韩世忠，就算梁红玉跟小马私奔了，也用不着生气。”

邓定侯道：“这个梁红玉并不是韩世忠的老婆。”

苏小波道：“是吗？”

邓定侯道：“是王大小姐的老搭档。”

苏小波诧异道：“霸王枪王大小姐？”

邓定侯点点头，道：“他不喜欢王大小姐，所以也不喜欢这个梁红玉。”

苏小波道：“可是小马却跟着这个梁红玉私奔了。”

邓定侯道：“所以他生气。”

苏小波不解道：“小马喜欢的女人，为什么要他喜欢？他为什么要生气？”

邓定侯道：“因为他天生就喜欢管别人的闲事。”

马车还等在外面。

赶车的小伙子叫小山东，脾气虽然坏，做事倒不马虎，居然一直都守在车上，连半步都没有离开。

苏小波道：“现在我们到哪里去？”

丁喜板着脸，忽然出手，一把就将赶车的从上面揪了下来。

他并不是想找别人出气。

邓定侯立刻就发觉这赶车的已不是那个说话总是像抬杠的小山东了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叫大郑，是个赶车的。”

“小山东呢？”

“我给了他三百两银子，他高高兴兴地到城里去找女人了。”

丁喜冷笑道：“你替他来赶车，却给了他三百两银子，叫他去找女人，他难道是你老子？”

大郑道：“那三百两并不是我拿出来的。”

丁喜道：“是谁拿出来的？”

大郑道：“是城里状元楼的韩掌柜叫我来的，还叫我一定要把你们请到状元楼去。”

丁喜看看苏小波。

苏小波道：“我不认得那个韩掌柜。”

丁喜又看看邓定侯。

邓定侯道：“我只知道两个姓韩的，一个叫韩世忠，一个叫韩信。”

丁喜什么话都不再说，放开了大郑，就坐上了车。

“我们到状元楼去？”

“嗯。”

到了状元楼，丁喜脸上的表情，也像是天上忽然掉下一块肉骨头来，打着了他的鼻子。

他们实在想不到，花了一千两银子请他们的客人，竟是前两天还想用乱箭对付他们的王大小姐。

王大小姐就像是已变了个人，已经不是那位眼睛在头顶上，把天下的男人都看成王八蛋的大小姐，更不是那位带着一丈多长的大铁枪，到处找人拼命的女英雄。

她身上穿着的，虽然还是白衣服，却已不是那种急装劲服，而是件曳地的长裙，料子也很轻，很柔软，衬得她修长苗条的体态更婀娜动人。

她脸上虽然还是没有胭脂，却淡淡的抹了一点粉，明朗美丽的眼睛里，

也不再那种咄咄逼人的锋芒,看着人的时候,甚至还会露出一丝温柔的笑意。

——女人就应该像个女人。

——聪明的女人都知道,若想征服男人,决不能用枪的。

——只有温柔和微笑,才是女人们最好的武器。

——今天她好像已准备用出这种武器。她想征服的是谁?

邓定侯看着她,脸上带着酒意的微笑。

他忽然发现这位王大小姐非但远比他想像的更美,也远比他想象的更聪明。

所以等到她转头去看丁喜时,就好像在看着一条已经快要被人钓上钩的鱼。

丁喜的表情却像是条被人踩疼了尾巴的猫,板着脸道:“是你?”

王大小姐微笑着点点头。

丁喜冷冷道:“大小姐若要找我们,随便在路上挖个洞就行了,又何必这么破费?”

王大小姐柔声道:“我正是为了那天的事,特地来向两位赔罪解释的。”

丁喜道:“解释什么?”

王大小姐没有回答这句话,却卷起了衣袖,用一双纤柔的手,为苏小波斟了杯酒。

“这位是——”

“我姓苏,苏小波。”

“饿虎岗上的小苏秦?”

苏小波道:“不敢。”

王大小姐道:“那天我没有到熊家大院去,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,还得请你们原谅。”

苏小波笑道:“我若是你,我也决不会去的。”

王大小姐道:“哦?”

苏小波道:“一个像王大小姐这样的美人,又何必去跟男人舞刀弄枪?只要大小姐一笑,十个男人中已至少有九个要拜倒在裙下了。”

王大小姐嫣然道:“苏先生真会说话,果然不愧是小苏秦。”

丁喜冷冷道:“若不会说话,岳家的二小姐怎会嫁给他?”

王大小姐眼珠子转了转,道:“我早就听说岳姑娘是位有名的美人儿

了。”

苏小波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也是条有名的母老虎。”

王大小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劝苏先生还是赶快回去的好，不要让尊夫人在家里等着着急。”

她含笑举杯，柔声道：“我敬了苏先生这一杯，苏先生就该动身了。”

她笑得虽温柔，可是只要不太笨的人，都应该听得出她这是在下逐客令。

苏小波不笨，一点也不笨。

他看了看王大小姐，又看了看丁喜，苦笑道：“其实我也早就想回去了，只可惜有个人一直都不肯放我走。”

丁喜道：“这个人现在已改变了主意。”

苏小波眨了眨眼，道：“他怎么会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的？”

丁喜道：“因为他很想听听王大小姐要解释的是什么事。”

苏小波喝干了这杯酒，站起来就走。

邓定侯忽然道：“我们一起走。”

苏小波道：“你？……”

邓定侯笑了笑，道：“我家里也有条母老虎在等着，当然也应该赶快回去才对。”

丁喜道：“不对。”

邓定侯道：“不对？”

丁喜道：“现在我们已经是一条绳子绑住了，若没有找出绳上的结，我们谁也别想走出这里。”

邓定侯已站起来，忽然大声道：“杀死万通他们的那个天才凶手，究竟像不像我？”

苏小波道：“一点也不像。”

邓定侯道：“他是不是比我高得多？”

苏小波道：“至少高半个头。”

邓定侯道：“你有没有搞错？”

苏小波道：“没有。”

邓定侯这才慢慢坐下。

苏小波道：“现在我是不是已经可以走了？”

邓定侯点点头，道：“只不过你还要千万小心保重。”

苏小波笑道：“我明白，我只有一个脑袋，也只有一条命。”

他走出去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个刚从死牢里放出去的犯人一样，显得既愉快，又轻松，一点也不担心别人会来暗算他。

丁喜看着他走出去，眼睛里忽然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，好像又想追出去。

只可惜这时王大小姐已问出了一句他不能不留下来的话。

“我那么急着想知道，五月十三日那天你在哪里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一定想不通我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我想不通。”

“那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，”王大小姐端起酒杯，又放下，明朗的眼睛里，忽然现出了一层雾。过了很久，她才慢慢地接着道：“家父就是在那天死的，死得很惨，也很奇怪。”

邓定侯皱眉道：“很奇怪？”

王大小姐道：“长枪大戟，本是沙场上冲锋陷阵用的兵器。江湖中用枪的本不多，以枪法成名的高手更之又少。”

邓定侯同意：“江湖中以长枪成名的高手，算来最多只有十三位。”

王大小姐道：“在这十三位高手中，家父的枪法可以排名第几？”

邓定侯想也不想，立刻道：“第一。”

他说的并不是奉承话；近三十年来，江湖中用枪的人，决没有一个人能胜过他。

王大小姐道：“但他却是死在别人枪下的。”

邓定侯怔住，过了很久，才长长吐出口气，道：“死在谁的枪下？”

王大小姐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她又端起酒杯，又放下，她的手已抖得连酒杯都拿不稳。

王大小姐道：“那天晚上夜已很深，我已睡了，听见他老人家的惨呼才惊醒。”

邓定侯道：“可是等到你赶去时，那凶手已不见了。”

王大小姐用力咬着嘴唇，道：“我只看见一条人影从他老人家书房的后窗中窜出来。”

邓定侯立刻抢着问道：“那个人是不是很高？”